

(翁丹)

三種是名聞日增無日減，大凡報館所不，不像做官的衙門，衙門不換官是常例，本報却不這樣，不但官不換，並且在這一衙門當中，常常官不換官，添補缺分不已，除了本身病故，雖丁憂並不開缺，只有本官避一種缺要，要另化個姓名的，却斷沒有革職永不叙用的道理，雖亦間有借着病假規避，避了，但無多時，仍捨不得不到官，這也是足見得本報引人人勝的風采，而又見得才須彌的力量，絕無人滿之患的了。

四種是各自為戰，向來報館經理算個主人翁，所有記者，都不免有雇傭的資格，獨本報不是這樣，所有的社會，各人皆以爲品報是有自己品報，大雄的品報，並不是覺着自己已在品報出風頭，直覺着品報因自己已出風頭，更以爲是代大雄出風頭，所以各人皆用全力去做文章，諸位請有，那一家同事有這樣不期而然的齊心協力呢。

哈哈！以上四種，我一非拍馬，二非吹牛，實實在在是憑天良說話，不過我草說未完的，我只好學着他們集錦小說每篇末了，的口吻道：「馬」

(馬天)

近來的新文豪家，以整理舊學爲名，把從前古人的作品，來整理一下，加上些新符號，就算是他們下飯的了。像水滸、紅樓夢等等從前賣幾一角錢一部的，此刻他們要賣幾塊一部，最可笑的，近來新出了一部新批點點的《兒女英雄傳》，說是一部陶樂勤先生加的新觀點，廣告中說得大翻了一翻，只見他第一回裏就有一個大話，原文上說唐明皇除了選色歌之外」的一句話，他把色字誤作一個歌名，可是也大膽極了。

(翁丹)

甚麼叫做瘋，就是不應當做的事要做了，在我看來，無論何人，皆有做瘋的資格，人爲甚麼要忙着男女，這就是發瘋，上帝爲甚麼造出人來，教人非男非女不可以生出男女來，這也和發瘋差不多，要談到某君想不取財收養長成的瘋，和着諸個員被某外國人所評論的瘋，真正算個瘋子，就是忙最高問題的做大元帥的。

(T-4)

從此（金鑄）平頂、垂重、鄰國歸順。像他千子封州府。豈僅料才拔一毛。（應鑄）平頂、垂重、髮辮爲人剪去。

衣冠儼現銜官形。頂上光圓璣水晶。雪白風毛金補服。牟尼百八若爲榮。（劉公魯忽以前清冠服照像刊報本報呼哧囑兮）

爭羨名伶確奇爲捧角。一例作生涯。漸角不親王宮。那配人稱捧角家。名號雖推子爲掛班。竊念戲場角家殊不易。必須具奔走逢迎拍敵呼喝之資格而始可。子也何人。蒙此龍驤。敢以奉饗。敬謝不敏。半月半環放妓。爭傳海上有神仙。無雙雜誌無雙筆。畢章周郎自不凡。海上靈光雲起鶴。不虞歲而風流雲散矣。惟瓊閣所編半月。不稍懈息。靈光發露。願推第一。非予阿私。實一時公論也。）

以及軍閥們平空發上幾千萬財的。門、便是他的不孝、不曉得這位爺誰不是發瘋。其實瘋未嘗不是好名。廳下有兒子沒有。如果膝下還沒兒子。會寫字的楊少卿八稱他做楊瘋子。我看還是把這後門開着罷。

三

第十八回
集名花回燈開夜宴
蕩春情隔座送蓮鈎

以前的章秋谷，尚且沒有受過信人的迷湯，上過信人的當，何況如今呢？他夫人格肢一笑道：「算我錯了，不該把你看得太低，你向來沒有受過信人，我不受過他夫人迷湯的誘惑，人要好。」

中國最先製造
一等大號香烟

(秋海)

第六回 破好夢雄虎鬧新房 訴苦情孤寡入開棚

當時顧氏疑了一會神笑道：「你們休得一樣情願，我家總兒兒的脾氣，却是委屈方得的，雖說我是他的母親，然而這婦娘家，總須得他親口答應，我們才可以往前去做你們打量我是個老頑固，世界上的新潮流，一點兒都不知道嗎？自命不凡，可發一笑。」當初說的甚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如今是一概用不着了，他在背地裏，不會幹出不應不避的勾當，便算罷了。我做母親，釋了一口氣了，萬一再壓制了他，我們開心也過不過去，又作一波折！洪氏吃過一番話，說得更不開口，轉是罵格坦然說道：「太所見極是，最好等小媳回來自太問一問他，如果有點眉目，我們再出來，這事不遲，說畢，他自率領着小蘭回去覆命，至于這裏婆媳兩，喜孜孜的堆點這樣估量，明曉，嫁妝雖不絕口，都稱頌這件貨的真是可人意兒，像這筆禮，至少也得二三百金方纔辦得來，他如何不吝嗇，無緣無故的，當代給我們享用，我們又沒有絲毫酬報他的去處，這便如何是好呢？」洪氏笑答曰：「夫人勿慮，膝下有了富貴嬌女，酬報彼者正多也，爲之總辦。」洪氏笑道：「婆婆說那樣話呢，便是兒子不孝順的，他只肯用你的錢，叫他們拿出錢來買這樣寶物，恐怕他未必有這等好意，實從少爺兒預備了一片至誠心，我們如這樣不悅，他的倒叫他心裏難受，豈在這蘇州地方也沒多親戚，隨移由我們常常約他到家裏來走動走動，彼此也不必拘其甚麼形迹，包管他稱心滿意。」顧氏不住的點了點頭，又聽及有錢又有勢的口氣，似乎實少爺很圖個兒給他做媳婦，像這樣女婿又見有二勢的，我心也巴不得替他們圓成好事呢，不過嬌兒這孩子心高氣傲，他的見解和我們又不大相同，內裡顧氏弱得要死，他隔生和景春打得好，十分自然，可不是景春出了這亂口，怕這時候他們兩家即刻到好賓客結，所以我有平白地和他商議叫，他嫁給實少爺，知道他可肯答應，不肯行答，所以我就委決不下，不敢在馬二爺面前說這滿話罷了。」

(先施)

都太太坐在一間很小的房裏，戴着她的大眼睛，對着燈光，縫針黹，繞了一刻，忽然聽得牆上掛鐘鏗鏘的連聲，他停住手，抬頭向鐘上看了，已是九點鐘了，喃喃的自語道：『已經九點鐘了，她還不回來，唉！』這時女，在遊戲場中大餐開，有一對少年男女，方纔吃過晚餐，閒話女子說：『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。』男子說：『不看電影嗎？』女子說：『不能看了，恐怕我母親等我呢，太遲了，又要埋怨了。』男子說：『也能，祇是今當如何？』女子笑了一說：『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難道還做不了主嗎？』男子說：『對啊，我唯恐你沒有主意回去聽了母親的話又怕了，所以問一問，你既然能做事，就好好了，你要知道，我現在的光景是，不像從前了，大約一月內，必定可定出一筆出至也。』也有十幾歲，說不定也許明天便有消息，你既然是我的妻，少不得要一同享福，我決不再叫你替人家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做事了。』女子笑了一笑，說：『我做我的事，與你什麼相干？』男子小聲說：『我知有些捨不得』

(四)

新來的上海方審判廳廳長，一到門，大約也就是那一頭排班禮物的時候，門內罷，若要堵住他，那竟也是連底也沒有。這位新廳長且擔心，他怎麼沒有這種輩位之責？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，這後字，就是指後門而言，他要堵住後門，就是想良生在祠堂之中，他的後門，大約也就是那一頭排班禮物的時候，門內罷，若要堵住他，那竟也是連底也沒有。這位新廳長且擔心，他怎麼沒有這種輩位之責？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，這後字，就是指後門而言，他要堵住後門，就是想良生在祠堂之中，他的後

2

京院綽號，如戲。劇稱薛芳已與步雲、東山大有消法之望。黃竹軒所資生未服多。劉蓮女伶，曲韻小仙聲譽甚高。步梅齋爲僕，素爲黃所賞識。入書知之，比又以召解雲雲演劇事，大鬧天津某偵探長之惡，波與醋海，乃至投書相詰責，鄰人播爲笑談。云：元首皆感，喪失虛榮，頃，亂後生靈苦矣。雲猶猶自有新歡。貝氏佳號，誠口水賊，不知於義何取。於事又何損也。

一官得失等微塵。颯得風流自買春。不信詩雲灰燼後，尊前重見柳夫人。財政部總務廳長彭程報稱：近出代信十萬元，納妓柳棲棧爲妾，該者目爲豪舉。總長劉恩源聞之大怒，即請視彭職，以爲官箴不肅者儆，要藉丹誠略扣。以孤懸新上，派十七日，集於全院前庭，舉行更制心長，更可憐。

旅順回鄉，以舊歷新年止七日，集於全院前庭，舉行更制心長，更可憐。

百人，選老余鐵樹，率府官做數十人，行三跪九叩首禮，民黨柏文蔚，率工商各界四百餘人，行三鞠躬禮，禮畢，有人見余鐵樹變依然年存，遂藉羈其背，突出利劉劉之，應手而落，余鐵樹愕然，已無何矣。聞此

C

原來那天吳伯濤由阜寧就到了上海，三點鐘銀行裏開董事會，也沒有什麼大事，不過報告幾件附大的營業。好在這家銀行，營業主任的職位，也是大股東，而且很有經驗的人，董事會非常信任他，其次也有些以後營業方針的事，也就過過了，到得散會時，已經有五點鐘，回到旅館裏，茶房就說吳先生剛離三馬路靜美七小姐打電話來，說請你回來了，打個電話去，伯濤道：哦，怎麼他知道我到上海來呢，回頭向叔禮道：他怎麼知道的？他問我多少幾時來，我是老老實實說：明天就要來了，他牢記在心，所以今天打電話來，他對於你是片熱心，你就打個電話去罷，停了一會，伯濤就搖了一個電話去，說請上小姐吃夜飯，靜美道：吳是大少啊？你怎麼來了，也不給我一個信，今天晚上小姐吃夜飯，你可否賞光？伯濤道：是怎麼請我吃夜飯，靜美道：是我，燒幾樣小菜罷，請你同三少一起來，伯濤道：謝謝你，我也沒有請你吃飯，倒得先來請我了，靜美道：你要來的呀？我還有很多話要和你说，伯濤道：今晚得聽得電話通開，伯濤道：你別見怪，我還有什麼事，伯濤道：老七說請我們吃夜飯，我問是誰請客，他說見他自己請客，奇怪不奇怪，他們堂子裏，只有客人請客，怎麼他請客呢？他來了，叔禮道：你是個特客，他們要來請節，了，我不必說是陪客，客人才請，這個夜飯吃得得，不要別來支節節，叔禮道：有什麼吃得吃不得，湊笑道：這個夜飯吃得得，不要別來支節節，伯濤道：有什麼吃得吃不得，難道是夜飯裏有什麼毒藥嗎，我們也不要白吃他的，折兩塊就完了，伯濤道：點點，說這個辦法，不差，又問你信上不是有靜其和靜美的一句話，你怎麼聽他念我，叔禮道：自從你到蘇州以後，其實我和靜美，不過見了二次面，這句話是騙騙你的，却是每次見面，他總問及你，多少幾時到上海，我騙他對於你感情很好，伯濤道：你從什麼上頭聽得出來，他們堂子裏，一天到晚，也有多少人出入，他們總是一樣的敷衍，怎見得這個好，個不好呢？

(七十)

【讀二三月日第四百七號】

陶瘋子（袁君等）飯我在這裏煮了，但惹他湊了，再去買些菜來就得了巧珠道，你燒的米是什麼米啊，陶瘋子笑道，我的是糙米，陶瘋子道，小姐和高興與上埠去買東西去，多說，快去與我們買，白，巧珠待陶瘋子走遠了，湊

飯尚未燒完，待我燒湊了，再去罷，巧珠道，這裏的飯，我來替你燒，你快出去買，陶瘋子才答應了，在船梢上取了二只鐵盤，高

湊了許多柴，才擲鍋裏，泊泊的大響起來，巧珠恐水溢了出來，急忙把鍋蓋掀開，想救沸水，得了冷氣，露

望，只見上面是一株大樹，知道是從樹上掉下來的，遂仍把鍋蓋蓋上，奔入艙，告訴了珍娘，珍娘聽了

忽的從上而掉下一件東西，蓋掀起，只聽見拍的聲響，

一條赤練蛇已泡死在鍋裏，

巧珠見了，抬頭向上面